朱向前 朱苏进 江奇涛 鼎力推荐

老枪把子

laoqiang bazi

葛红国 赵启杰 著

第一部关于复转军人的职场小说

看铁血军人如何吹响冲锋号角

战场炮火 职场狼烟

群众出版社

老枪把子

葛红国　赵启杰　著

群众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老枪把子／葛红国，赵启杰著．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11.1

ISBN 978-7-5014-4809-8

Ⅰ.①老…　Ⅱ.①葛…②赵…　Ⅲ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29277 号

老枪把子

LAOQIANGBAZI

葛红国　赵启杰　著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

地　　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：100038
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
印　　刷：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　　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　　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印　　张：18

开　　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　1/16

字　　数：280 千字
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014-4809-8

定　　价：30.00 元

网　　址：www.qzcbs.com

电子邮箱：qzs@qzcbs.com

营销中心电话（批销）：（010）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（网购、邮购）：（010）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（门市）：（010）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：（010）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：（010）83903239

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：（010）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
老枪把子

LAOQIANGBAZI

第一章　迷失的座标 / 1

第二章　招兵买马 / 21

第三章　风起 C 市 / 43

第四章　华丽的转身 / 63

第五章　硝烟四起 / 85

第六章　苟局长的调包计 / 107

第七章　假扮的情人 / 129

第八章　欲理还乱 / 151

第九章　“土地爷”越轨 / 173

第十章　沦落的水果小贩 / 193

第十一章　秘书的柔情 / 207

第十二章　绝地突围 / 229

第十三章　决战小汤山 / 247

第十四章　牺牲 / 271

第十五章　尾声 / 281

老枪把子

LAOQIANGBAZI

第一章　迷失的座标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1

“叭——叭——”

几声清脆的炸响，划破夜空的沉寂，在人们的睡梦中回荡。陆明远猛然翻身坐起，惊叫一声：“哪儿打枪?!”

妻子陈小雅随口答道：“外面放鞭炮，看你大惊小怪的!”

“三更半夜放什么鞭炮?”陆明远不满地嘟囔了一句，“不过，这声音听起来真像是枪声。”

“你以为这儿还是你们部队啊？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进货去。”陈小雅说着，很快又进入了梦乡。

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忽远忽近，忽强忽弱。

“哎，醒一醒。”陆明远推了推妻子陈小雅，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多人家在半夜放鞭炮？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咋地?”

“不知道。”陈小雅或许对鞭炮声习以为常，不以为然地回道，“人家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睡觉!”

“那是，我现在连自己的事儿都管不了。”陆明远扯过军被，一把将头蒙了，可是那鞭炮声却偏偏往他耳朵里钻。

这可恶的鞭炮声！越听越俗气！陆明远恨不得找个塞子，把两个耳洞堵严实。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把那张席梦思床折腾得嘎吱嘎吱直叫唤。

陈小雅这时也难以入睡，忍不住对陆明远又说：“你都当了十几年兵了，这点声音都把你折腾得这样，难道比你们部队打枪打炮还响哩?”

“不一样。”陆明远回道，“打枪的声音可比这动听，你不懂。”

“那你待在部队好了，回来干吗?”

陆明远不吭气了，陈小雅的话显然刺到了他的痛处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部队不是养老院，谁能在部队待上一辈子呢？这不是服役年限到期了吗？陆明远暗自在心里嘀咕着。

陆明远在部队当了十二年士官，正碰到士官制度改革。如果能套改成四期士官，那么真有希望在部队干到退休，就不用像今天这样四处托人联系工作了。虽然在部队永远也只是一名大头兵，但却能享受到军官的待遇，家属也可以随军。这些陆明远都努力过，无奈团里没有四期士官的名额，他毫无选择地转业回到地方等待政府安置。

前几天陆明远到安置部门报了到，那位科长模样的人对他说，“今年安置难度比较大，如果自己能联系到单位最好，我们马上帮你转办关系，不能光靠政府指令。如果你选择自主创业，将享受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，还可以拿到几万元的安家费。”

听听，这是什么话？在部队干了十几年，现在回来竟变成包袱了？不错，现在就业形势是不容乐观，大学生闲在家里的大有人在，我们一没文凭，二没工作经验，除了会操枪弄炮，年龄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哪家单位愿意要呢?

好在国家还有安置政策。陆明远知道，他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。回来几天了，妻子陈小雅几次让他到自己开的小店去帮忙，他都找各种借口推脱了。好在地方上还没有接供，工资还在部队发，也不算待在家里吃闲饭。

其实，陆明远并没有闲着。他在家一直在等一个人的电话，这个电话对他来讲十分重要，关乎自己的未来。

未来真不好琢磨。

陆明远并不是没有想象过自己的未来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藏着一个远大的理想。当然，这理想对于他来说，太遥远，太缥缈，正如透过军用望远镜所看到的目标，要到达目的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跋涉。对于这个远大理想，他没有一点儿把握，虽然有时也充满信心。

现在好像还不是考虑理想的时候，目前最重要的，是解决生存问题。而要解决生存问题，首先要找份工作，而不是天天这样在家里耗着。虽说陈小雅开了个小店，那点儿小本生意也赚不了几个钱，将来还要买房子，孩子还要读书，家里的经济支柱还得靠自己呢。

各种各样的念头在陆明远的头脑中交织着，纠结得如一团乱麻。他干脆披衣而起，在黑暗中摸索着到床头柜上去找香烟。

“你干吗?”陈小雅猛地旋开床头上的台灯，眯着眼睛问。

“睡不着，我到外面抽支香烟。”陆明远穿上鞋子，拉开门出去了。

“神经病!”陈小雅躺在被窝里骂了一声。

2

外面的鞭炮声依然故我，丝毫也没有顾及到陆明远此刻的心境。时值深秋，又是午夜时分，外面的空气已十分寒凉，陆明远站在门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。月光透过庭院那堵并不太高的围墙，把淡淡的青辉静静地洒在地上，同时也映出一个斜斜的身影。

陆明远深吸了一口烟，吐出来一道强有力的烟柱。他回过身来看了看，又信步往前走去。一道铁栏杆做的大门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门外有一条土路，是通往村外的，这几天到店里给陈小雅送饭，他没有少在那条路上跑。陈小雅的小店就开在离这儿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镇上，那儿是这一带村庄的经济文化中心，小店门前经常聚集着一帮闲散的老头老太，孩子婆娘，但陆明远从来不愿与他们交流。陈小雅吃饭时，他就自己搬了张躺椅，在午间的阳光下半躺半坐，随手翻阅着店里几张过期的晚报。陈小雅曾经埋怨过他，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拒人千里的样子，不要那么扮酷好不好？好像人人都欠你钱似的！陆明远也仅是一笑而过，却并不言语。

陆明远喜欢中午的这段时光。在部队上还从来没有这样安闲过，每天不是参加训练，就是下连采访写稿，忙碌得不可开交，哪有如此大把大把的时间归自己支配呢?

人有时就是个怪物，还没有闲上几天，陆明远就感觉到日子难过了，渐渐怀念起军营生活来。在部队上忙碌归忙碌，但每天都过得充实而愉快，军营内永远都充满着勃勃生机。更重要的一点：他是随着陈小雅的户口异地安置到这儿来的，所以，除了部队上的战友，在这个小镇上自己没有一个朋友，陆明远体会到了孤独的滋味。

昨天，陈小雅特地为他买了份新的晚报。陆明远看过了新闻和副刊，又浏览起广告。现在的晚报每期都有整版整版的广告信息，陆明远感觉自己很有必要关注一下，至少能从中了解一下当下社会上人才的需用状况。

大公司招聘的都是高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，开出的薪水都不低，可条件高不可攀，令他望而生畏，仅文凭一栏就把自己挡在门外。当然，也有招瓦工的，招驾驶员的，招电工的，招保安的，但工资一点儿也不吸引人。陆明远一边看，一边在心里合计，如果自己走向社会，究竟能算上哪一类人才呢?

曾几何时，陆明远在部队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训练标兵，优秀班长，一大堆荣誉称号，还是团里有名的笔杆子，小秀才，到哪儿都吃香，机关连队争着要。要是早些年，或许早已在部队提干了，尽管他在警侦连一直是代理排长，但最终也没有去掉前面的“代理”两个字。后来部队为保留骨干，破例把一个志愿兵名额放到警侦连，给他转了志愿兵，一直干到转业。

就在陆明远准备把报纸合上的时候，一则广告吸引住了他的视线。那是一则食品公司的招聘信息，招聘业务部门经理，上面不仅没有文凭限制，还特地标明退伍军人优先。陆明远的心动了。在政府安置工作前，他想找份差事先干着，不管能否应聘上，也算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验。想到这里，他把那张报纸折叠好，悄悄地放进自己的裤兜里。待陈小雅吃过了饭，他收拾起饭盒，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小店。

半道上，陆明远停下车，掏出手机，按报纸上公布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。电话通了。陆明远把自己的情况简要做了介绍，特别强调了自己在文字方面的专长，并希望能成为该公司的一员。对方说，我们记下了，

等老总回来，我们向他汇报，你在家等待面试的通知吧。挂了电话，陆明远心里特别高兴，至少没有被对方一口回绝，说明这事儿有很大的希望。看来，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，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，也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

今天，陆明远的手机一直没有响。

难道我被老总否决了？幸好这事儿陈小雅不知道，不然在老婆面前多少有点掉价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再等等了。

想到这里，陆明远把手中的烟头弹到了门外，返身回到了房里。

3

“懒虫！快醒醒！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！”

陆明远睡得正香，被陈小雅叫醒了。他很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坐起来，倚在床头边，眼睛也不睁开，半梦半醒地问：“吵什么吵？几点了？”

“我要是不叫你，你准备睡到什么时候啊？都快十点了！”陈小雅说着，把陆明远的裤子扔了过来，正巧落到他的头上。

陆明远很不耐烦地扯下裤子，懒洋洋地伸了懒腰：“我不睡觉能做什么？”

“真能睡，简直是瞌睡虫托成人的！”陈小雅说着又扔了件衬衣。

“这可不能怪我，要不是昨天夜里四处放鞭炮，吵得人没法睡，我能睡到现在啊？”陆明远一边开始穿衣服，一边对陈小雅说，“对了，你没问问人家，为什么半夜里那多人放炮啊？”

“早听说了。”陈小雅神秘地回答，“你猜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不会是为了欢迎我陆明远光荣转业吧？”陆明远调侃道。

“那倒不是，呵呵。”陈小雅被丈夫的幽默逗乐了，“告诉你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件奇巧的事儿！”

“什么奇巧事儿？屁大的地方能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？”陆明远不以为然地回道。

“据说昨天夜里人民医院有一孕妇生了一个男婴，出生后就会讲话

儿。所以，那些人家听说后争着放鞭炮，夜里起来熬绿豆汤给自己孩子吃，为了沾点儿神气呢！”

“扯淡！”陆明远不屑地回了一句，“迷信！”

“谁不说来着，可是外面传得像真的一样，不由你不信。”

“唉！”陆明远叹了口气，“这儿的人有点愚昧。”

陈小雅闻言不干了，这儿毕竟是她生长的地方，听了陆明远这句话，马上反驳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着棍子一扫一大片，就你聪明！那你干吗不回你们四川的山沟沟，千方百计地到我们这儿来落户？”

“那还不是为了你？”陆明远争辩道，“你要是当初答应跟着我回四川，我早把档案投过去了。”

“哟，这还不是为了你自己！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去北京呀，去上海呀，我铁定跟着你！”陈小雅嘴不饶人地继续说道：“我是建议你留在这边的，可是我没有强迫你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儿也算是市郊吧？怎么，委屈你这样的人才了？”

“好，咱不说这事儿了，就算是我心甘情愿过来的。”陆明远见妻子有点儿不高兴，连忙转变过话题，“你今天不在店里呆着，怎么回来这么早？”

陈小雅占了上风，这会儿也把语气软了下来：“那还不是为了你吗？”

“为了我？”

陈小雅带着几分自豪的语气对陆明远说，“我妈去店里了，前几天她把你找工作的事儿对我一位远房舅舅说了，我舅舅说他愿意帮忙。一会儿你跟我去店里，让我妈带你去我舅舅家坐坐。”

“你舅舅？干什么的？”陆明远问。

“我们镇教办主任。”

陆明远又问，“以前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“嗨！你这人真是死脑筋，我这不是对你说了吗？远房的，平时没怎么来往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妈会舍下面子去求他啊？”

“是这样啊！”陆明远并没有显露出高兴的神情来，多少让陈小雅有点失望，为了帮陆明远联系份体面的工作，家里人把所能动用的关系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用了，没想到陆明远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应了声。

“我舅舅虽然官儿不大，但毕竟与上面能够得上，这年头，你想送礼也得能找到门啊！前几年我们村有一个与你一样的，转业回来进了面粉厂，效益很差，每月就八九百块钱，还三班倒，听说现在早不上班了，自己买了辆面的，在外面跑黑车，那十几年的兵就算是白当了。你要是能进机关或事业单位，可比去这些破地方强多了！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进机关事业单位？”陆明远说，“一年也就那几个名额，都争得头破血流了，没有相当硬的关系，恐怕没戏！”

“管他呢！死马当作活马医，你那点转业费我看专款专用，砸在找工作上得了！找个好单位，那可是一辈子的饭碗！值！”陈小雅咬了咬牙，下定决心地对陆明远说道，“这叫啥来着？这叫‘舍不得枪药打不着狼’！”

“对，舍不得老婆抓不到流氓！”陆明远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。

“去你吧！”陈小雅在陆明远脸上狠狠地扭了一把，“别废话了陆排长，快去洗脸，准备打狼去吧！”

“哎！”陆明远端了脸盆，走出房间，又回过头来逗了一句：“错了，不能打狼，狼是你舅舅！”

房间里飞出来一只拖鞋，不偏不斜，正砸在陆明远的屁股上。

4

陆明远骑着自行车带着陈小雅，一路颠簸着往镇上赶。每次从这条路上走，陆明远就在心里烦着。这是村子里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主道，路面狭窄，凸凹不平，雨天一路泥，晴天一身灰。路两旁杂乱地堆放着诸如稻草之类的垛子，显得很不整洁。这时，陆明远头脑中总会想起军营的环境来，路面一天打扫数次，真可谓一尘不染，穿皮鞋一个礼拜也不用擦油。可是，自从打这路上过，皮鞋就没有干净过。

“笛笛——”

一辆红色的轿车与他俩迎面驶过，卷起一阵黄灰色的尘埃，铺天盖

地地笼罩在他们周围。陆明远闭着一口气，猛踩脚踏，好不容易从尘埃中穿出来，回头“呸”了一口。

“看这车开的，明明看到前方有人，也不减减速，害人吃灰。”陆明远发了句牢骚，“不就是辆普桑嘛！”

陈小雅笑了：“得，哪天你开了宝马，说不定比他还牛气呢。”

“这明显是目中无人嘛！什么素质！幸亏我今天骑的是自行车，要是我开着坦克，看他敢撞！”陆明远不服气地说道。

“哎！我说，你好像开的不是坦克，别再说梦话好不好？”陈小雅捅了一下陆明远的后腰，“以后等你有车了，咱也沾个光。”

“放心吧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……”

“一切都会有的！”陈小雅抢着说道。

“对！一切都会有的！”陆明远说。其实，他心里明白，这话是在为自己打气。离开部队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，将来是什么样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

“到了我舅舅家，你要活络点儿，别摆着一副清高的样子，咱这不是求人帮忙嘛！”陈小雅扯到了此行的正题上。

“知道。”陆明远说，“其实，我真没有求过别人，我不喜欢看别人的脸色。”

“谁没事喜欢求人？这叫‘人在矮檐下，不能不低头’懂不？”

“不懂！”陆明远说，“八字还没有一撇，我先把头低到裤裆里？”

“谁让你低那么狠了？”陈小雅又捅了他一下，“我是说，大丈夫要能伸能屈。”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一切听你的安排就是，不就是去你舅舅家吗？没那么悲壮！”陆明远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，“我昨夜想过了，实在不行，我不用安置了，自谋职业算了！”

“说得轻巧，自谋职业？你能干什么？”陈小雅急了，“你想让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啊！”

两人在路上说着话，一会儿工夫，就来到了小店门前，陈小雅的妈妈正坐在店前等着他们。

“怎么磨蹭到现在才来?”老人抱怨道，“都快到吃午饭时间了，快走吧。”

陈小雅关了店门，打了一辆面的，急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去。

二十分钟的路程，陆明远在心里想了好多的事儿。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为自己做思想工作，甚至连见面时要说的话，都在心里滤了几遍，包括自己的表情设计，语言语速，行为举止，都默默制定好了标准。他的想象能力极强，能把要发生的场景先在头脑中形成真实的画面，要不是当初因为这个上课老跑神，说不定早大学毕业了，哪会受今天这样的折磨。

面的应陈小雅的要求，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了下来。陈小雅说：“妈，你坐在车上等我们一会儿，我与明远下去买点东西，第一次上门，总不能空着手吧?”

“那你们可要快点儿啊，再晚人家要吃午饭了，人家留不留我们吃饭都不好。”陈小雅的妈妈嘱咐道。

“知道啦！明远，快下车。”陈小雅拉开车门第一个跳了下去。

陆明远没有言语，跟着陈小雅进了超市。两人在货架间转来转去，一时也没有拿定主意买什么。

“买什么好呢?”陈小雅问。

“我哪儿知道？我在部队也没有送过礼，你看着办呗!”

“算了，就买两瓶酒，两条烟吧。”陈小雅笑着说，“这叫‘研究研究’，烟酒好，才能研究好，对吧?”

“那还等什么？掏枪药吧?”陆明远在妻子面前幽默地一耸双肩，“嗯哼。”

“去你的！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！你真以为是去打狼啊!”陈小雅嗔怒道。

“这话可是你说的啊!”陆明远习惯性整理了一下领带，拿起两瓶五粮液，迈着军人的步伐，昂首挺胸地向收银台走去……

5

陈小雅的远房舅舅虽然在紫云镇政府任教办主任，但与中国许多地区的基层公务员一样，家却安在城里。尽管不在繁华的闹市，然而依山傍水，独门独院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容，这地段的房价也在倍增，不失为豪华的城中别墅。

开门的正是陈小雅远房舅舅张泉音。他四十岁左右，留着分头，戴一副宽边的眼镜，看到陆明远他们，脸上堆起笑容，热情地把他们让到了家里。

“明远，叫舅舅！”陈小雅的妈妈笑着对陆明远说。

于是陆明远叫了声舅舅，张泉音拍了拍陆远明的肩膀。

“泉音兄弟，您姐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过来，就是想请兄弟帮个大忙。”陈小雅的妈妈还没有落下座，就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，“这不，你外甥女婿小陆从部队转业回来了，还没有个着落，思前想后啊，还得找你这个当舅舅的，你可不能推哟！”

“大姐说这话见外了不是？你既然找到了兄弟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不过……”张泉音语气一转，“这事儿可不太容易呢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陈小雅的妈妈接过话说，“需要我们做工作的，兄弟你就直说，我要是把你当外人，也不会来找你了。”

“呵呵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张泉音笑了，说，“兄弟的能力也很有限，你放心，我会留心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县城就屁大点地方，没有大型企业，想拿多高工资也不现实，所以小陆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“舅舅，你看能不能明远进你们教育系统？”陈小雅问。

“这个嘛，只能作为一个努力方向。”张泉音呷了口茶，“每年教育系统倒是有几个安置名额，竞争也很激烈，难度比较大。不过，即使进来了，小陆也教不了书，只能在后勤打打杂，你知道，现在连我们小学教师都要求本科毕业了。”

“能进来当然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教育还在吃财政，工资旱涝保收。”

陈小雅说，“这事呀，还得靠舅舅成全我们。”

张泉音没有表态，反而望着在一旁一直没有言语的陆明远问：“小陆啊，你有哪方面的特长吗？比如会电脑或电工什么的？”

“电脑会一些，能打字，另外还能写点报道什么的。”陆明远被问得有点窘迫，红着脸回答。

“嗯，还行。”张泉音说，“虽然现在教师都是科班毕业，人人会使用电脑，可文印方面的活儿又脏又苦，没人肯干，这块儿目前大都是临时工顶着。你有这个专长是好事儿，到时候我也好说话儿。如果我们局里今年有安置指标，我来找局长说说看。”

“谢谢舅舅！”陆明远与陈小雅几乎是同声说道。

“那这事儿就拜托兄弟了，我们就抱定你这棵大树了！”陈小雅的妈妈递了个眼色，陆明远赶紧把带来的东西摆放在桌子上。

张泉音客气了几句，也不再推让，把他们又送到了门外：“不好意思，中午我在外面有个应酬，就不留你们吃饭了，以后常来啊！下次可不许带东西了，这样不好。”

车子鸣了一下笛，很快转过小巷，驶向干道。陈小雅贴着陆明远耳边悄悄地说：“这事儿有门儿，不过，下次还得加点儿重量。”

陆明远在那儿闭目养神，仿佛没有听到陈小雅在说什么。陈小雅就偷偷地在他大腿上狠拧了一把，疼得陆明远一咧嘴巴。其实，陆明远正在内心合计这件事，分析着成功的可能性。在没有正式到一个单位报到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这里面的变数非常大。

“我是在担心呢。”陆明远压低声音与陈小雅嘀咕道，“你总是喜欢把事情简单化。”

“你还担心什么？”陈小雅像吃过定心丸似的，“我舅舅不是说了嘛，如果有安置指标，他负责向局里要人。”

“那是前提，万一今年要是没有指标呢？”陆明远说出了自己的忧虑，“前几天你没有看中央台的《焦点访谈》吗？新闻标题是《坐牢我也要告你》，说的就是一个志愿兵找工作的事儿，一个民政上的人收了他六千块，结果事情最终还是黄了，那个兵一怒之下把事儿捅出来了。”

“活该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他拿钱不办事儿，人家当然要告他！”陈小雅说。

“唉，地方上的事儿，杂啊！”陆明远感叹道，“那个哥们儿也够不幸的，把青春都奉献给部队了，回来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。”

“哪地方的人都有好有坏，你不是常说世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儿吗？”陈小雅安慰陆明远道，“我们管不了别人，只要我们能找到好单位就行。”

陆明远笑了笑。是啊，哪个从部队上下来的，不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呢？

6

陆明远的内心充满着期待，日子显得十分缓慢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他想看看书，但始终静不下心来，总感觉心里装了太多的事儿，不断地纠缠着他。而当他准备仔细把这些事儿理一理的时候，心里又空落落的。

看样子，自己还远远没有做好转业的心理准备。尽管在部队的时候，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。离开了军营的火热生活，难道就是为了找一份称心的工作吗？当然，这对任何一位转业退伍军人来说都很重要。在部队，吃的是“皇粮”，生活上没有一点让个人操心的事儿，有困难找组织帮助。回地方就不一样了，面临着“二次投胎”，找份好工作，那是一辈子的饭碗，生活稳定的基础；万一分配的工作单位效益差，那相当抱着块鸡肋，就是不让你下岗，日子也没有奔头。谁都想成就一份事业，但没有支点往哪儿用力呢？

陈明远现在就感觉自己有点失重。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，像就一颗失控的卫星，不知该围着哪个点转了。他的心理尤如一个刚刚断奶的孩子，有些焦虑，有些不安。

很想找个人聊聊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每当自己有了心事，可以与战友们聊一聊，所有的烦恼都能抛得一干二净。再说，就是想隐藏心事也隐藏不住，遇到点想不通的事儿，领导早主动来找你谈心了，直到你卸下自己的思想包袱为止。虽然现在与自己的爱人相伴相守，但有些事儿却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